

从王仕花在燕尾镇的新居出来,天已经要黑了。这离他们原来的住处并不远。

“房子装修好之后,他没好好住上一天。房子这么好,可我住不惯。我住惯了开山岛。老王不在了,在我心里,哪都不是家了。只有老王待过的开山岛,才有家的感觉。”王仕花称王继才为“老王”。

这几天,我的脑子里一直交织着很多画面。三访开山岛,两度和质朴、谦和的王仕花促膝长谈,使那些画面更清晰了。

32年,无数个瞬间。每个瞬间,都让我无法平静。

两个普通公民的“失联”

六七年前,你若在去开山岛的港口或他原来住的村子打听:请问你们认识一个叫王继才的人吗?

问到年轻人,年轻人摇头。问到孩童,孩童更是不知。偶尔碰上一两个中老年人,可能会想了想,说:“有这个人,但后来不知去哪了。”

王继才作为一名基层民兵去守岛,一守就是32年。

守岛后,他把家从原来的灌云县鲁河村搬到了港口的气象站附近。因为长年不下岛,人们确实渐渐把他遗忘了。

30年,中国城乡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交通、经济、户籍制度,以及人事的更替。一个湮没在人群中的人,本就无人注意。

王继才的身份也是问题,拿乡邻的话说,他是个没身份的人:不是公务员,不是军人,不是打工者,也不是农民。他的名字除了户籍登记部门可查外,不在任何图册上。

他的妻子王仕花第一次上岛探望独自守岛的王继才,目睹了岛上的生存环境,哭成了泪人。但她也知道,她劝不回憨厚耿直的王继才。思前想后,王仕花决定辞职。

她要上岛来陪丈夫,“他一个人太孤独了,自己生火、做饭,什么都一个人,我舍不得他,我要给他做后勤。”王继才迎来了他此生最忠诚的一位战友。妻子王仕花放弃小学教师的身份,成为守岛的编外队员。

王仕花是“编外”,王继才算起来也是“编外”,他的身份只是一名民兵,是无数预备役人员中的普通一员。

“是什么身份、职业、律令,让你们32年守着祖国黄海边防的最前哨?”我问王仕花。

“就一个普通公民吧,普通的民兵、老百姓,我们守岛,只是按照组织交代做好本分。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。”王仕花说。

33年前,开山岛在驻守部队撤防后交由地方民兵驻守。开山岛虽然只有两个足球场大,但它是黄海边防前哨,是军事要地,必须有人值守。在王继才之前,有九任民兵值守过开山岛。

1986年7月14日,鲁河村民兵营长王继才领任务上岛。

2018年7月27号,他突发疾病,一句话没留,倒在了开山岛上。前后32年零13天。一万多个日日夜夜,他都在开山岛哨所上度过。

1986年,26岁的王继才,决定要每天在开山岛上升起国旗。彼时岛上的状况:没淡水、没电、没通讯设施。岛上几乎都是岩石,没有泥土,寸草不生。有一块小菜地,土是当年守岛的战士从陆地上一点一点背进来的。所有生活物资都需要补给,无法自创。到了黑夜,更是只有孤独和海浪的喧哗。海风常年肆无忌惮地在岛上穿行。若是台风季,台风呼啸着拍打着岛上的一



普通公民

——记时代楷模王继才、王仕花

□苏宁

切,像要把人撕碎。由于四周是海水,一年到头盖的被子都是湿漉漉的,像被水汽蒸过。盖一床干燥的被子睡一觉,那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梦想。王继才身上终年患湿疹,从没好过。海风连着刮不停时,船靠不上来,生活补给不到,米粮断了,连着十天、二十天只能抓海里的鱼吃是常事。

“我也想请求下岛,可就是说不出口。”朴实的王继才答应守岛后,亲身经历了岛上生活的艰难和孤寂,更是张不开口提下岛的要求。

“我下去,那就要有另外的人上来。环境这么苦,谁来不是这样的生活?”王继才心里清楚,开山岛作为军事要地,总要有有人守,总要有一个人牺牲个人的生活来驻守它。

特殊的“后勤服务队”

岛上不出淡水,所有淡水都靠后方补给。后来,王继才向组织提出自己解决饮水问题。王继才觉得,老让后方送淡水,太给组织添麻烦。

王继才的解决办法就是——喝雨水。他观察到正常情况下,岛上常下雨。但雨水混浊、咸苦,王继才就发明了一个净化雨水的方法:抓来很多泥鳅,放在囤雨水的水窖里,用泥鳅净化雨水。净化后,再烧开,然后饮用。逢着旱年,雨水少,就连雨水也舍不得多喝。

上岛后,王继才觉得不能就守个岛,写个值岛日记,还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于是他决定修路,修一个好点的码头。确定计划,他就开始从海里一点点淘出沙子,再一袋袋把沙子背上山岛。

修码头需要很多沙子。王仕花就帮着一一起抬沙子,但每次抬沙子时,王继才都把重量分到自己那一边。“和他一起30多年,所有用力气的活儿他都不让我干。”王仕花说。有一次背沙子时,王继才摔伤了手臂,伤口红肿发炎,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因为没有电话联系外面,王仕花只好天天站在岛上,拼命地、不停地挥着衣服招船,直到第五天,才被一路路过的船看到,把王继才送下岛治疗。因为拖得久,他差点没命。平时生个小病,只能靠自己吃药。

1998年,王继才父亲去世,因为风浪一直不停,船靠不上来,他根本没法出岛。后来,母亲去世,大女儿结婚,儿子高考,他也都没赶上下岛……



父亲的大地

□贾文华

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!”是父亲在地质学院的志愿书上,签下的青春誓言。从此,他的春夏秋冬,就由这10个字构建。

翻穿羊皮袄、反戴狗皮帽、肩扛测量仪的父亲,只身踏上茫茫荒原。他将那10个震撼心灵的字眼,镌刻在第一对竖起的测杆上,亲手插上白雪皑皑的山巅。每一步,都是铿锵诺言。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北疆长卷,依次汇入心田,绵延“高吟肺腑走风雷”的壮丽诗篇。

春到蘑菇山,父亲用特制罗盘,沿至高点探寻远古风烟。他的耳畔卷过长毛犀雄浑的飓风,他的眼帘浮现古墓群规矩的方圆,他的血管蜿蜒水图那亚河的旷达;他的灵魂深处,沉淀默默无言的远天。在三棵遗址,他拾起一枚陶片,聆听内里海一样的喧闹,指南针吻合隐约向北的中轴线,一个意象混沌初开,顷刻自脑海浮现……

仲夏的达贵湖畔,父亲跨着枣红色骏马,以追风赶月的情怀,踏响豪迈。他测试露珠的慧眼,他丈量草叶的阑珊,他绘制晨曦的图案。他将夜与昼的足迹,填入鹅卵石

里眼;勒勒车的辙迹,化身环湖的花边。

秋光莅临临露天,红白房子附近牛粪火的炊烟,拨动父亲凝思已久的心弦。老社宅边缘裸露的石炭群,使他如获至宝。地质锤的音色沿周边扩展,由弱变强,由寒转暖。纵观琥珀玢纹络,结合夜以继日的勘探,终于应验他在陶片上的预言:“原始地貌曾以分块式裂变,陆续完成华丽演变。南疏北丰的态势,依次呈现石炭之丰满……向北,向北!拓展,拓展!”伴随开发大军的涌现,满载太阳石的火车皮游弋在十里莽原。

办公大楼落成于新局址之夜,父亲将装满测量日志、创业档案、集报样刊等珍贵文献的四大麻袋,依依不舍贴上标签。仓库的四个角落,储藏沉甸甸的挂牵。驻立于空荡荡的屋檐下,他仿佛聆听四面八方涌来的呼唤,眼帘再现“大漠孤烟直”的广袤画面。

当冬的凄寒,沿雨雪风霜渐行渐远;当花的原野,随时光变幻愈加斑斓。滚滚乌金,终于成就北疆煤城的品牌。父亲用毕生挚爱,向祖国递交了一份属于他的大地答卷。



“不麻烦组织,我开不了口提要求。”这是王继才和王仕花说过的话。在他心里,组织上的事就是自己家的事,“自己这么大人了,难不成有一点事都去和家长讲吗?”

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,王继才决定,自己能解决的问题都自己来。“我能克服的就都不是困难。”

为了解决长期给岛上补给食物的任务,也为了解决下岛读小学的儿子,王继才决定,让他11岁的大女儿停学,来承担一切。他的女儿,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开山岛后勤队。

一开始,听说要停学,女儿一直哭。王继才也觉得对不起才十多岁的女儿。“老王什么都不想向公家开口,当时的实际情况,我们没有其他办法。”王仕花说。

王继才开始守岛时,大女儿才一岁多。王仕花上岛后,交由奶奶照顾,奶奶身体一直不好。她还不到12岁,但在这个家庭里,她就被视为大人了。

这一年,奶奶身体更加不好了,不仅不能照顾孩子,自己也需要他人照顾。于是,王继才这个岸上的家,正式交由这个11岁的孩子,她接替奶奶成为家长,负责为上学的弟弟做饭、洗衣。

一个小小女童担起了生活的重任。以劳养武的政策实施后,女儿还要负责卖爸爸从岛上托人送下来的海产品。卖了钱,就买米、面、油、盐等岛上需要的生活用品。然后每周到码头上,挨个询问出海的船能否绕到开山岛,给爸爸妈妈送去物资。

有人回应了,她就要迅速回去把带给爸妈的东西搬上船。上岛的物资还包括用于生火烧饭的煤。要把一袋袋煤背到码头再背上船,这一项工作的苦累就连成人也艰难,更何况是一个小女孩。

两年后,大女儿13岁,王继才给女儿买了一辆自行车,有了自行车,女儿再也不用肩膀来回背这些物资了。女儿高兴坏了。这个后勤队长她一当就当到了结婚、生子的年纪。为了把这个后方工作做好,结婚后,女婿也搬到了码头边,一

起加入这个特殊的“后勤服务队”。

2019年9月25日,王继才要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。离开两三天,开山岛怎么办呢?他有办法,他把女婿喊上了开山岛。让女婿替他守岛、升旗。

儿子王志国出生在开山岛,7岁才下岛。这个在岛上出生的孩子,从出生到他7岁下岛,都是和爸爸、妈妈在一起,从没人群里去过。没有玩具和玩伴,日常所见,只是蓝天、哨所、灯塔、



海鸟、台风,闻到的只是海水的腥气,不是花香、草树在各个季节的气息。

5岁时,王仕花认为他需要识字读书了。夫妻俩便打扫了一间旧营房当教室。

王仕花在旧营房的门上用粉笔写了五个字:开山岛小学。儿子王志国成为这个中国人数最少的一座小学里的学生。

课程设置和其他小学无别。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。在这里,王仕花重拾旧业,又当回了小学教师。两年后,夫妻俩决定让儿子下岛进正式的小学读书。儿子大了,他需要进入到有人

国旗升起的地方,就是祖国

升国旗,是王继才夫妇每一天开始的仪式。一年365天,哪怕刮台风,他们也坚持不间断。国旗天天升起来,好像也带给了他们过好新一天的力量。时间一长,往来经过的船,也不约而同地把这一面旗当成了海上的航标。

国旗飘扬,蓝天下的这一抹红色,让一天接一天的传递也有了节律,有了驿站,让无限重复的单调生活有了亮色。

2011年9月底,王继才受邀参加“五星红旗,我为你骄傲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文艺晚会”。晚会上,王继才认识了董立敢,天安门国旗护卫队、国旗班首任班长。董立敢说,将赠送一个旗台给王继才,择日亲自护送到岛上。

王继才升国旗用的是自制旗杆——把几根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,接口处用铁丝、绳头

捆绑紧,最多只能接到5米高。岛上没有土层,旗杆都是插在岩石缝里,然后再用各种办法固定。升旗的位置是小岛最高的一处地方,在灯塔下边。有一次,因为台风太大,王继才在升旗时被风掀倒,摔到了岩石下,折断了三根肋骨。

2012年元旦,董立敢带着他的三个战友——国旗班第八任班长赵新风、三班班长常超、国旗护卫队原中队长刘建光一行四人从北京起程,带着升旗台,来到了开山岛。

这天,海上7级风浪,平时一小时的航程走了两个多小时。与董立敢同行的三个人不同程度地晕船,吐得翻江倒海。上了岛,四人不顾晕船的不适,立即安装旗台。董立敢赠送的移动式手动升旗台,是当时最先进的升旗装备。而且旗杆是不锈钢的,可以在10级台风中屹立。旗台安装完毕,董立敢将一本《升旗手册》赠给王继才。然后,又示范了一遍标准的升旗动作。这天的升旗仪式,升旗手是王继才。董立敢、常超做护旗手,刘建光负责喊口令。他们一同唱起国歌,注目一面崭新的国旗在新第一年的第一天庄严升起。

常年的岛上生活,让王继才深受风湿疼痛的困扰,而这一天,他忽然觉得浑身哪都不疼了,他挺直腰板,向国旗敬礼。

这一个海上的小小哨所,这一面国旗,是他和祖国之间最紧密的凝结剂。

董立敢离开开山岛时,带走了换下来的国旗,这面国旗现被收藏于北京国旗博物馆。这面旗上,有他们六位升旗手的签名。王继才在签名前,还写了四个字:热爱国旗。

王继才守岛的第9年,孩子们陆续长大,乡邻们都渐渐过上富裕生活。而自己常年在岛上,根本没办法经营家庭。自己也快40岁的人了,过得下无寸土,上无片瓦,孩子们也无人照顾。他大姐多次上岛劝说他下岛好好把日子过起来。在大姐的劝说和妻子的期盼下,王继才写了辞职报告。他带着这个报告去找县人武部的王长杰。王长杰是当年代表县人武部让他守岛的领导,他只有去找他。到了县城,他才知王长杰正在生病。病房里,王长杰对王继才说:“我没看错人。岛交给你守,我放心。”王继才手按在怀里的报告上,抽不出来。他没有开口。他开不了口。一是王长杰正生病,二是王长杰的话让他无法开口。不久,王长杰因病去世。王继才的心,忽然地、彻底地静了下来。这一生,交给开山岛

就很好。多年的岛上驻守,他与开山岛已融在一起,密不可分。而且他也发现,只有在岛上,自己的心才是安的。

王继才、王仕花两个人一言九鼎、一诺千金,宁可委屈自己,也不给他人添麻烦,不为自己

的事提任何要求,他们不怕吃苦受累,踏实地把一件事做好,虽然一生平凡,只是默默地做着不为人知的一件小事,但祖国、人民不会忘记他们,会为他们的坚持而骄傲。

王继才走的时候,爱人王仕花、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。他没留下一句话。2019年春节,是王继才走后的第一个春节,王仕花和三个孩子乘船回到了开山岛,从初一住到了初五。王仕花说:“老王住过的地方,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”

这个春天,你是最美的花

□马晓华

祝福走向春天的所有人!

三

我说的是您——方舱医院里脸上有勒痕的美丽的医护人员。

她们是护士、是医生,在灰暗的日子里,她们努力用自己的身躯撑开一线光明,让阳光洒进阴霾的病室。

她们是女儿、是母亲、是妻子,许多年以后,孙

子女会问:“奶奶,什么是方舱医院?火神山、雷神山是座什么山?”

她们,也是一株株平凡无奇的小花,颜色纯白,偶尔有一丝蓝线条儿点缀,在病房里如白莲花悄然飘动,化身驱除病魔的智慧女神!

明天,我会早起,为阳台上的小花拉开那幕窗纱,穿过花瓣的阳光,颜色会因她而改变——是的,那是穿过灵魂的温暖,她依然平淡,却是一种别样的美丽。

